

浙江戲劇叢刊

一九八〇年 第三輯

夕 陽 亭 (八場京劇)

王杰夫

銀 瓶 仙 子 (新編神話劇)

楊東標



编辑说明

一、为了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繁荣我省戏剧创作，我们编印《浙江戏剧丛刊》，陆续发表本省创作、改编和整理的各种题材、体裁、风格的剧本。

二、欢迎各地专业、业余文艺表演团体推广、移植演出本刊发表的剧本。

三、本刊不定期出版，暂定内部发行。稿件凡经采用者，不影响作者对稿件的再作处理和另取稿酬。

浙江省文化局艺术研究室

新 编 古 装 剧

夕 阳 亭

(京 剧)

王 杰 夫

人 物 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 | | |
|-----|--------------------|
| 黄 信 | 驿官，三十余岁。 |
| 高 舒 | 相府家院，六十岁。 |
| 杨 震 | 丞相，七十余岁。 |
| 王 圣 | 封号“野王君”，汉安帝乳母，六十岁。 |
| 伯 荣 | 王圣之女，二十余岁。 |
| 刘 瓌 | 王圣之婿，朝阳侯，二十余岁。 |
| 邵 腾 | 新安县令，三十余岁。 |
| 杨夫人 | 杨震之妻，六十余岁。 |
| 杨 莹 | 杨震孙女，十四岁。 |
| 刘 授 | 司空，六十三岁。 |
| 刘 祐 | 汉安帝，三十一岁。 |
| 樊 丰 | 内侍，四十余岁。 |
| 孙 程 | 内侍，四十余岁。 |

铖 刚 安平侯，五十余岁。

陈 忠 尚书仆射，五十余岁。

耿 宝 执金吾，四十余岁。

羽林军、朝官、州县吏、小黄门、宫娥、校尉、衙役、男女群众。

时 间 东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一二四年）
阳春至暮冬。

场 目

第一场 挫奸 （夕阳亭前）

第二场 拒贿 （相府客堂）

第三场 进谏 （玉露轩内）

第四场 廷争 （崇德殿上）

第五场 修本 （相府客堂）

第六场 饮恨 （夕阳亭前）

第七场 闯宫 （慈孝宫中）

第八场 祭贤 （惜杨亭前）

第一场 挫 奸

〔京师近郊官道旁，“夕阳亭”前。

亭畔，修竹数竿；亭内，红毯铺地；摆有罩着绣帔的靠椅。

〔幕启：二差役引驿官黄信上。

黄 信 （念）身为驿官名位低，

青云有路恨无梯。

今逢天使过此地，

附凤攀龙好时机！

今日过境钦差，来头不小，非比寻常！

差 役 哦？

黄 信 她乃是当今万岁乳娘野王君，代天巡幸，奉旨祭陵，今日回京，要在这夕阳亭休息片刻，看看西山风景。你等要小心伺候了！

差 役 是！大人，你看那边烟尘滚滚，想是銮驾过来了！

黄 信 此处不准闲人过来，待我前去迎接钦差！

差 役 是！（黄信与二差役分下）

杨 震 （内唱）微服劝农——

〔杨震骑驴上。高舒随上。

杨 震 （接唱）——乡间行，

更知民间疾苦情。

连年荒旱民劳困，

野多啼饥号寒声。

回朝上本请圣命，

薄赋轻徭恤苍生！

高 舒 (接过鞭子，欲扶杨震下驴)老相爷……

杨 震 嗯!

高 舒 (改口)哦，我说老东家!

杨 震 哦?

高 舒 此去京师不远，您老连日辛苦，还是在夕阳亭稍坐片刻再走吧!

杨 震 好，休息片刻，再走不迟!(下驴)啊，家院，可还备有干粮?老夫腹中饥饿了!

高 舒 (摸干粮袋)干粮，——还有一些炒米粉。

杨 震 拿来与我充饥。

高 舒 您一路行走，口焦舌燥，这里又无茶汤，只怕嚥不下去!

杨 震 不妨事。你看那边不是有股清泉吗?

高 舒 什么?喝凉水，吃炒米粉?

杨 震 嗯，清泉就炒米，解渴又疗饥!

高 舒 亏您当宰相，还象穷布衣!(两人不由相对失笑)

〔两差役持鞭上。

差 役 呔!此处要接朝庭贵人，闲人不得停留，还不快走!

〔高舒欲上前论理，杨震摇手制止，同避下。

〔幕后开道锣声起。校尉、羽林军、官娥等持仪杖上。

牌上书有“代天巡幸”“奉旨祭陵”字样。

〔刘瓌骑马，王圣、伯荣乘辇上。

王 圣 (唱)沐皇恩母女俩代天巡幸，

伯 荣 御封为正副使奉旨祭陵。

刘 瓌 一路上威风震穿州过郡，

伯 荣 众公卿争罗拜屈膝送迎。

王 圣 儿啊，贤婿，你们看!

(唱)望西山，千崖竞秀花铺径，

万壑争流似鸣琴。

胜似仙山蓬莱境——

伯 荣 妈呀，您这么喜欢西山景色，何不奏明万岁，

刘 瓊 让万岁给您造一座养老宫，

伯 荣 那你就是个——

(接唱)瑶池王母下凡尘！

王 圣 (笑)哈……

〔王圣、伯荣下辇，刘瓊下马，进亭，坐。

〔四州官与驿官黄信捧托盘上，叩跪。

黄信等 叩见钦差贵人！

刘 瓊 罢了！

黄信等 卑职等敬献一点土仪，不成敬意，望贵人笑纳。

〔四宫女接过托盘。

宫女甲 黄金十斤，

宫女乙 彩缎百匹！

宫女丙 翡翠镯一双，

宫女丁 夜明珠一颗！

黄 信 卑职这里还有西山地理图一张！

王 圣 哦，西山地理图？呈上来！

黄 信 是！（呈图）

王 圣 (接看)……

黄 信 野王君，您可真有眼力，西山乃是个少有的风水宝地
呐！

王 圣 好，你站起来说个清楚！

黄 信 是！西山两厢，左青龙，右白虎，虎踞龙盘，在此建造
陵园，子孙必定发达；修建行宫，可保益寿延年。卑职
画下这幅西山地理图，聊作为进见之礼！

王 圣 你叫何名字，现居何职？

黄 信 卑职乃是此地小小的驿官，姓黄名信。

王 圣 黄信！

黄 信 哟！

王 圣 难得你一片诚心，老身保你加官晋爵！

黄 信 多谢野王君提携栽培！

王 圣 传新安县令！

黄信等 县令邵腾未到！

王 圣 哦！

伯 荣 (作色)哼，好个大胆的县令，上回出城，接应不周；今日回都，又不来叩见，莫非他是不想活了！（铙）

邵 腾 (内声)马来——(风尘仆仆地上)新安县令邵腾，拜见来迟，望乞恕罪！

伯 荣 咄！大胆邵腾，身为县令，迎送失礼，莫非你敢藐视天使，目无朝庭！

邵 腾 卑职到乡下劝农，催促春耕，故而来迟，焉敢藐视天使，目无朝庭。

刘 瓌 还敢强辩！我来问你，车驾进入你县境，迎接的百姓廖廖无几，这是何因？

邵 腾 这个——

刘 瓌 讲！

邵 腾 容禀！

(唱)贵人两经夕阳亭，

劳师动众民不宁。

当今正是农时紧，

怎可扰民误春耕？

新安县去岁久旱遭饥馑，

今年是辛苦耕耘盼收成。

贵人乃“代天巡幸”过县境，

理应该体恤民间疾苦情！

杨震（内声）说得好啊！

刘瓌 啊，是何村夫，也敢在此撒野，来啊，绑了上来！

〔校尉绑邵腾。两差役下，绑杨震、高舒上。〕

伯荣 拖下去各打四十！

黄信（狐假虎威地）打！

高舒（怒喝）谁敢！瞎了你们的狗眼，杨老丞相在此，谁敢动，谁敢打！

〔众闻言气沮，后退。〕

〔王圣急下座出亭，为杨震松绑，作礼。〕

王圣 啊，原来是杨老丞相在此，恕老身老眼昏花，不曾看见，老丞相多多包涵。

杨震 野王君，你可还知罪？

王圣 老身何罪之有？

杨震 你母女既是奉旨祭陵，代天巡幸，一路之上，就该为万岁布德施恩，爱恤黎民。你竟敢乘机作威作福，殴辱县令，沿途受贿，鱼肉百姓？今日之事，乃是老夫亲眼得见，亲耳所闻。老夫回朝，定要参尔一本，教尔等认罪伏法，决不容情！

王圣（假作姿态）咄，大胆伯荣，刘瓌，竟敢私受馈赠，辱没王命，还不与我一一退回！

〔刘瓌挥手示意，四宫娥将托盘交还四州官与黄信。黄信等浑身发抖，呆立一旁。〕

王圣 老丞相，今日之事，还望海涵，老身回朝，当向万岁请罪自新。告辞了！

〔王圣母女不敢乘辇，垂头退下。刘瓌等亦皆屏息敛气而下。〕

黄信等（跪地叩头）老相爷饶罪……

〔高舒一一拿过礼单。〕

杨震 小小州县吏，薪俸不多，竟能送此千金重礼，分明是贪赃枉法，盘剥民脂民膏！回衙听参！

黄信等 是是是。（战兢兢捧盘退下）

邵腾 拜见老相爷！

杨震 （亲切地扶起）邵腾，难为你不畏权势，敢怒敢争，忠于职守，体恤民情。

高舒 官职虽小，胆子却大，侠义胸怀，为民说话。好样的！

杨震 老夫今日与你初会，无甚奉赠，但送你八字箴言，作为见面之礼。

邵腾 敢问相爷，哪八字箴言？

杨震 廉洁持身，勤政爱民！

邵腾 “廉洁持身，勤政爱民”！

杨震 （唱）但愿你勤理政事善谋断，

洁身自爱守清廉。

休小看七品县令不贵显，

它却是黎民百姓父母官。

八字箴言常在念，

定能够政声远播、有口皆碑颂青天！

邵腾 多谢相爷明训，卑职终生记取，决不敢忘！

高舒 （牵驴上）相爷，咱们回城去吧！

杨震 （唱）回朝去上本弹劾不留情面——

〔高舒扶杨震上驴。〕

杨震 （接唱）愿陛下，匡正时弊能纳忠言！

邵腾 送相爷！

杨震 贵县，免！

〔主仆拱手为礼，同下。〕

〔幕闭。〕

第二场 拒 贿

〔前场当晚。

〔相府客堂。陈设寒素。堂上横额四字“俭以养廉”，系杨震手书。中堂挂有墨梅一幅。

〔幕启，杨震在灯下书写奏章，杨夫人于灯旁缝补杨震的一件破衫。杨莹于后侧摇动纺车，正在纺线。

杨 莹 (唱)丞相府好一似农家庭院，

设机房置蚕室织布纺棉。

轻摇动小纺车团团飞转，

一阵阵悦耳声胜似管弦。

杨夫人 (唱)眼昏花看不见穿针引线——

〔行弦。

〔杨夫人以线穿针，老眼昏花穿不进，杨震发现，停笔上前相助。老两口眯起眼来穿针，总穿不进。杨震将灯举起，为夫人照亮，火燃眉尖。

杨夫人 (惊呼)老爷!

杨 震 哦，哦，夫人，烧痛了吆? 嘿嘿，我这是——

(接唱)帮倒忙却叫你火燃眉尖!

杨 莹 (急离纺车，上前拿过针线)奶奶! 让我来吧。——喏，穿过了。

杨 震 嘿，还是莹莹丫头有本事呵!

杨夫人 老爷，这就叫做年岁不饶人呐!

杨 莹 奶奶，爷爷这件衣服不能再穿了，您还要缝补!

(唱)领已烂袖磨穿补丁贴遍，

杨 震 哎!

(接唱)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杨夫人 (唱)可知这一丝一缕来不易,

男种棉、女纺线、飞梭织布、

裁剪成衫、要熬过多少个三更

灯火五更寒!

杨 震 (唱)方今是灾害多连年荒歉,

毋忘那民间苦物力维艰!

杨 莹 爷爷!

(唱)食珍馐衣锦绣我不艳羨,

孙儿愿粗茶饭承欢膝前。

并非是相府千金自作贱——

杨夫人 哦,丫头,那你倒说说这是为了什么?

杨 莹 奶奶,您看——(指堂上横额)

(接唱)保清白继家风“俭以养廉”!

杨 震 (高兴地大笑)哈哈!

杨夫人 好个聪明的小孙女!(将杨莹搂过,坐于膝上)

杨 莹 (霍然跳起)啊哟!

杨夫人 怎么了?

杨 莹 奶奶的针戳了我啦!

杨夫人 哦,快过来,奶奶给你搓两下。

〔杨莹娇憨地依偎于杨夫人之怀。

〔高舒上。

高 舒 老相爷,司空刘授刘大人过府拜访!

杨 震 刘司空夤夜来访,定有要事。老夫出迎。

高 舒 相爷,刘大人来访,一不乘骑,二不坐轿,他自个提着灯笼,打从后门而进哪!

杨 震 哦!你们回避了。家院,说我有请!

高 舒 是(下)

〔杨夫人、杨莹进后堂，下。

〔刘授提着灯笼上。

刘 授 老丞相！

杨 震 刘大人！

刘 授 夤夜来访，老丞相不怪吧？

杨 震 不怪，不怪，刘大人请坐。

刘 授 坐，坐，（坐定，看见案上奏章）老丞相莫非正在灯下修本？

杨 震 老夫是在修本，弹劾那王圣母女。

刘 授 （顾左右而言他）啊呀呀，老丞相位居当朝首辅，却似一介寒儒，唉，未免也太寒酸了吧！

杨 震 广厦数间，可蔽风雨，布衣蔬食，不愁饥寒，何谓寒酸二字？

刘 授 似这等一贫如洗，不置产业，老丞相就不为儿孙后代着想吗？

杨 震 刘大人，老夫这正是为了儿孙后代着想哩！

（唱）志士处世不患贫，

鄙夫逐利富不仁。

清贫正宜涤胸襟，

浊富反将污贤名。

养子不教丧德行，

置产何能泽儿孙。

我为后世传清白，

胜为儿孙留万金！

刘 授 话虽如此，只是未免太过份了！

〔拿出白璧、明珠，置于桌上。

杨 震 刘大人，这是何意？

刘 授 白璧一双，明珠一对，奉赠老丞相。

杨震 你我乃是故交，难道不知故人之心？

刘授 不错，正因你我乃是故交，我才敢来奉献白璧明珠。丞相，此番我是抄小巷而来，从后门而进，绝无人知呀！

杨震 绝无人知？

刘授 绝无人知。

杨震 刘大人，你来看！这上？

刘授 上有皇天。

杨震 这下？

刘授 下乃后土。

杨震 客堂之内？

刘授 你我二人。

杨震 却又来！既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已有四知，何谓无知？

刘授 丞相息怒！（讪笑）嘿嘿嘿，实不相瞒，下官有一事相烦丞相，不便启齿。

杨震 有事相商，只要老夫力所能及，敢不从命，何必私赠白璧明珠！

刘授 这么说，丞相您答应了？

杨震 有事请讲当面。

刘授 我说了出来，丞相可不能动怒。

杨震 嗯，老夫定不动怒。

刘授 当真？

杨震 当真。

刘授 果然？

杨震 果然。

刘授 好，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啦！（咳嗽，壮壮胆量）老丞相，下官也是受人之托，这白璧明珠，乃是买、买……

杨震 买什么？

刘 授 买您的这份奏章!

杨 震 (霍然起立,震怒地)刘授!

刘 授 (畏葸地)丞相!

杨 震 (拍案怒斥)敢是王圣差你前来与老夫行贿不成?!家院,送客!

刘 授 且慢!我说老丞相,那野王君既然是如此曲意求情,我看还是免伤和气的好!

杨 震 (厉声)白黑岂可淆混,清浊焉能同源?司空免开尊口!

刘 授 她乃是当今万岁乳娘,炙手可热,权倾大臣,常言道:胳膊扭不过大腿。丞相,(指着案上灯)何苦当蜡烛,到头来,焦头烂额烧成灰,空流血泪!

杨 震 (指着中堂墨梅画幅)甘心作寒梅,那怕是碎骨粉身碾成泥,仍保清香!

刘 授 (摇头叹息地)鸡蛋碰石头,须知石头终能砸鸡蛋!

杨夫人 (内声)刘大人——

〔杨夫人、杨莹突然从后堂出来。〕

刘 授 哦,下官惊动了嫂夫人和莹莹小姐了!

杨夫人 刘大人,适才你是怎样言讲?

刘 授 我是说:鸡蛋碰石头,须知石头终能砸鸡蛋!

杨夫人 哼!秋风扫落叶,未见落叶竟敢挡秋风!

刘 授 这个——

杨 莹 刘大人,请问您究竟是朝庭的命官,还是野王君的家臣?

刘 授 哎,我刘授自然是朝庭命官,怎么会是野王君的家臣?

杨 莹 既然是朝庭命官,那就该心存社稷,为国尽忠,多替朝庭和百姓说话;怎么,您黑夜之中,溜进后门,却来为野王君行贿求情?刘大人,我还只当您不是在朝庭作官,而是王圣的家奴呐!

杨夫人 (责备地) 嗯——

刘 授 (猛然打了一个喷嚏) 哈哧! (旁白) 嘿嘿, 连家奴二字都骂出来了!

杨夫人 刘大人!

(唱) 休怪我小孙女言语冒犯,

话刺耳不中听其理不偏。

为大臣理应该是非明辨,

你不该将清浊混为一潭!

你不该替奸佞求情行贿,

你不该将故交视为贪官。

丞相府清白门第岂容污玷,

任什么明珠白璧, 也难买廉臣报国一寸丹。

刘 授 (旁唱) 这一家果真象出水莲花泥不沾,

重操守保清廉, 一代家风往下传!

啊呀老丞相, 嫂夫人, 我的莹莹小姐呀!

(唱) 闻正论使得我浑身出汗,

都怪我老糊涂——

杨夫人 请问刘大人今年贵庚多少?

刘 授 哎, 下官是属兔子的——

(接唱) 今年痴长六十三!

杨 莹 (噗哧发笑) 哈哈, 刘大人, 我爷爷年过七十, 还是耳聪目明, 您才不过六十三岁, 怎么就说老糊涂了呢?

刘 授 (语塞) 哎, 这个……

杨 震 依我看来, 你呀, 一不算老, 二不糊涂。

刘 授 哦?

杨 震 你乃是胆小怕事, 明哲保身, 只做和事佬, 不敢得罪人!

刘 授 好, 好, 领教, 领教! 此事嘛, 我是再也不管了! (收

回白璧明珠)

杨震 本来你就不该管呵!

刘授 好,告辞了!

杨震 来啊,送刘大人!

高舒 (已点起灯笼)刘大人,往这边走!

刘授 往哪里走?

高舒 后门呀!

刘授 嗨,这回我干吗要走后门?走前门!

高舒 是!

杨震 请!

〔高舒提灯前导,杨震与刘授挽手同行。〕

〔杨莹擎蜡烛与杨夫人同去送行。〕

〔幕徐闭。〕

第三场 进 谏

〔次日。〕

〔后宫玉露轩内。〕

〔幕启:音乐声中,四宫娥在樊丰指挥下摆设酒宴。〕

〔幕内声:“圣驾到!”樊丰、宫娥躬身迎驾。〕

〔孙程引汉安帝刘祜上。〕

刘祜 (唱)玉露轩设琼宴水陆两盛,

为乳娘祭陵归接风洗尘。

喜边关数月来未闻报警,

愿从此天下定共庆升平。

〔伯荣上。〕